

一面英烈墙上,镌刻着6183名苍溪籍烈士英名

19岁牺牲的红军让大学生读懂青春担当

文/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曾雅青 李朝霞 张双双 李婷 张竞恒 刘申



四川苍溪,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渡口,今天已建起红军渡大桥(左)等多座现代化大桥。



在苍溪县云峰镇狮岭村,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刘畅(左)和华中科技大学留学生朱立欧体验采摘雪梨。

渡口印记

苍溪渡口: 强渡嘉陵江, 策应中央红军 行动

1935年1月,红四方面军以“打过嘉陵江,迎接党中央”为目标,决定强渡嘉陵江。

为阻止红军渡江,国民党军掠走江上所有船只。红军见招拆招,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秘密建厂造船。

1935年3月28日至4月21日,红四方面军主力“急袭渡江”,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围攻川陕革命根据地和消灭红军的“川陕会剿”计划,迫使其慌忙调兵遣将、四面防堵,从战略上配合了中央红军在川、黔、滇边的作战和入川北上行动。

强渡嘉陵江战役期间,川陕苏区人民为支援红军作战作出了重大贡献。其中,广元地区群众制作棉衣、军帽,捐献造船架桥木材、铁器等物资,累计筹粮15万斤;协助侦察、参与宣传、造船架桥、构筑工事、运送和收治伤员等;苍溪县28万人中有3万余人踊跃参加红军,进一步发展和壮大了红军队伍。

苍溪

嘉陵江碧水如绸,静静流过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城。城南江面,红军渡大桥、杜里大桥凌空飞架,车流如织。

塔子山临江耸峙,松柏掩映间巍峨矗立着一座纪念碑。立碑之处,正是当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的渡口遗址。

1935年3月,红四方面军奉命西渡嘉陵江,策应中央红军行动。那时没有桥,船也被国民党军掳掠殆尽,当地百姓帮助红军连夜赶造船只。3月28日晚,红军一举突破嘉陵江防线,实现了“打过嘉陵江,迎接党中央”的战略目标。

这一仗,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“川陕会剿”计划,为中央红军入川北上创造有利条件,也见证了苍溪人民的赤诚奉献——全县28万人中有3万余人参加红军,10余万群众支援前线,用血肉筑起了胜利渡江的坚强后盾。

7月10日,湖北日报“红军渡口 桥见信仰——十五省区市大学生行走的长征思政课”全媒体报道组走进苍溪。站在嘉陵江边,大学生们在思索:当年那支8万余人的队伍已经走远,今天该如何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?

1015幅标语穿越90余年 红军石刻碑廊 让大学生读懂民心所向

1935年1月,红四方面军接到党中央电令,要求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,“于最近时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”。

站在嘉陵江边,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张轩望向两岸。“渡江工具缺乏、水战能力不足,要怎样实现‘打过嘉陵江’的目标?”他道出心中的疑问。

“苍溪的老百姓都是红军的帮手!”苍溪红军渡纪念馆讲解员张霞说,红军来到苍溪后,开展政治动员,四处篆刻红军标语,宣传党的主张、鼓舞群众斗志。

“红军标语涵盖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方面内容,都是通俗易懂的大白话,如‘取消苛捐杂税’‘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劳苦工农群众自己耕种’……是真正说给老百姓听的道理。”张霞告诉大学生们,这些标语大多刻在老百姓家的墙体石板上,红军撤离后,有的乡亲抹上石灰保护石板,才使它们留存至今。

如今,苍溪将这些红军石刻标语收集整理,建成一条红军石刻标语碑廊。当地从现存1015幅标语中精选展示256幅,成为苏区红色历史的有力见证。

1935年2月,红军在与渡江点地形相似的王渡河北岸组织300余名铁匠、木匠和民工建厂造船。“我父亲16岁学造船,手艺很好。他说过,红军给大家分了粮食和田地,所以他把自己的一棵大柏树送到了船厂,希望早日把船造好,多渡红军、多打胜仗。”船工李在安的儿子李俸早今年81岁,对父亲与红军的故事记忆犹新。

当地群众也为红军送来大量铁、桐油、竹绒等

材料,有的甚至把自家门板、桐油都贡献了出来。

船工们昼夜不停,一个月内造出70余只快船。他们又用草绳把船捆起来,绑上木棍,拿树枝、竹叶和茅草遮住,在黑夜中摸索前行、翻山越岭,悄悄运到主渡口,等待渡江命令。

张轩静静听着老人的讲述。李家大门墙上,“光荣之家”的牌匾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“我是农民的儿子,懂得为什么农民愿意帮助红军。”张轩动情地说,“谁让他们活下去,他们就跟谁走。党和红军用行动让老百姓看到了希望,军民一心是必然。”

石磨玉牺牲时年仅19岁 她的故事 让同龄大学生泪目

在苍溪红军渡,大学生们看到一座造型独特的雕像——

3名红军战士和2名赤卫队员怒目圆睁、双唇紧闭,踏着嘉陵江的浪花,直指对岸。

“她是谁?”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刘畅注意到,雕像中有一名红军女战士。

“这是以苍溪家喻户晓的女英雄石磨玉为原型塑造的。”苍溪县委党校原副校长李云飞回答。

石磨玉父母双亡,随姑父捕鱼为生。1935年3月28日晚,强渡嘉陵江战役打响。中路红三十军率先从苍溪塔山湾强渡,左翼红九军、右翼红三十一军分别从阆中涧河口、苍溪鸳溪口同步渡江。

参加红军的石磨玉与姑父、表哥都编入了塔山湾渡江突击队。姑父划船时不幸中弹牺牲,同在船上的石磨玉来不及哭泣,她接过船桨、顶上姑父的位置,继续划船。

3月29日拂晓,渡江第一梯队三个军作战主力胜利登抵西岸,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坚固江防一夜之间被撕破。

可石磨玉却永远留在了嘉陵江畔——她的腹部被弹片深深划破,血流不止,生命定格在19岁。

“她和‘蒋么女’一样,那么年轻。”刘畅眼中有泪光闪过。

“蒋么女”是刘畅在苍溪红军渡英烈墙上看到的名字。这面墙上镌刻着6183名苍溪籍烈士英名。“么女是四川父母对小女儿的爱称,我爸妈也这么叫我。”她说,英烈墙上还有唐海娃、周二女……他们或许都还是十几岁的年轻人,为了救亡图存的信仰,变成一个不朽的名字。

“习近平总书记说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。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个石磨玉、蒋么女打下来的。下一代的幸福生活也要靠我们‘打下来’。”刘畅说,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,要经风雨、见世面、长才干,为社会发展作贡献。

从渡口烽烟到果香世界 大学生在苍溪 看见中国乡村链向世界

嘉陵江穿城而过,将苍溪县城一分为二。曾几

何时,一江碧水横亘南北,“过江难”是苍溪人最深刻的痛点。

1994年,嘉陵江大桥建成通车,一举结束苍溪嘉陵江上无桥的历史;30多年后,杜里大桥、红军渡大桥、百利大桥、肖家坝大桥等跨江桥梁相继飞架,与嘉陵江大桥共同撑起苍溪“跨江发展”的城市骨架。

91年前红军浴血强渡的渡口,如今已化作联通世界的“发展桥”“希望桥”。红军渡大桥连接江南新区与文焕片区,百利大桥拱形如两个巨大的猕猴桃,呼应着“世界红心猕猴桃起源地”的名号。桥通路畅,村民从过去卖菜赶渡提前两小时出门,到如今几分钟就到对岸园区上班,紫云与百利两大产业园区也因桥相连。

在苍溪太平山现代农业园区,一排排套着纸袋的红心猕猴桃压弯枝头。这里已建成全国唯一的猕猴桃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、中国—新西兰“一带一路”猕猴桃联合实验室苍溪工作站,先后培育出红阳、红华、红美等11个新品种,其中红阳是世界第一个红心猕猴桃品种。

如今,苍溪红心猕猴桃已成为全国首批中欧互认互保地理标志产品、中国驰名商标,鲜果及深加工产品远销21个国家和地区。

“我们运用茎尖脱毒技术,不仅解决了溃疡病隐患,还能提早一年挂果。”苍溪县猕猴桃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人员介绍,苍溪红心猕猴桃在“十四五”期间实现从“规模扩张”到“质效双优”的跨越,种植面积39.5万亩,开发果汁、果酱、果酒等产品50余种,年综合产值突破68亿元。

同样走出大山的,还有苍溪雪梨。在云峰镇狮岭村,清甜梨香浮动,华中科技大学萨尔瓦多留学生朱立欧背着背篓,学着老村支书张元松的动作伸手一拧,拳头大的雪梨便落入掌心。

72岁的张元松在狮岭村当了20多年的村党支部书记。他记得,1983年,第一株梨树在这里生根;1986年,全村梨树渐成规模;如今,每户一年能挣五六万元。

“这么多梨,卖到哪里去?”四川大学新闻传播与出版学院2023级本科生庄德琴问。

“以前,我们只能肩挑背扛去县城卖梨,一背篓装不到100斤,来回就要一整天。”张元松说,桥通了、路顺了,现在货车直接开到家门口,一次能卖几千斤梨。

近年来,苍溪“中国雪梨之乡”名气越来越响。16.5万亩苍溪梨年产量达13万吨,综合产值突破30亿元。

“穿过历史的烽烟,迎来现实的丰收,再迈向可期的未来,苍溪把各方游客‘请进来’,让绿色产品‘走出去’。”庄德琴说,敢闯敢拼的信念和脚踏实地的努力是生生不息的火种,撒下去就能“长”出一片好日子。

新西门漫记



留学生
萨尔瓦多
华中科技大学
朱立欧

在苍溪,我看到了, 中国革命先辈的付出从未 被遗忘

苍溪红军女战士石磨玉的故事让我特别震惊。

一个19岁的女孩,怎么能在至亲刚离世、自己又受重伤的情况下继续战斗?这样超强的意志力真的让我敬佩。

以前,我只在书本上看到红军长征很辛苦。石磨玉的故事让我真实触摸到了那段历史,是很多和她一样的人,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胜利。

我们去了苍溪县红军小学,小朋友在操场上奔跑、嬉戏,画面特别美好。我发现这里的孩子都知道红军的故事、知道石磨玉的故事。

在苍溪的一个村庄里,我还体验了摘梨子。梨子很甜,村民的笑容更甜。他们种梨子、卖梨子,生活过得很不错。

在苍溪,我看到了,中国革命先辈的付出从未被遗忘。

